

綠的愉悅



客居人語
姚船

加拿大的楓葉國旗是紅白兩色，然而，覆蓋其廣闊土地顏色卻是綠。連綿起伏的綠色森林，廣袤無垠的綠色草原；城市馬路兩邊也是兩排綠色樹木，更遑論大大小小的公園，一片青蔥翠綠。不少人都說，喜歡加拿大美麗的自然風光，到處有綠色的植被，空氣分外清爽，令人心曠神怡。

綠，是生命的萌發。當早春的涼風輕輕揭開覆蓋地面的雪層，褐黑色土壤裏，不久就爆出一點點綠，那是蛰伏了一冬的植物，又一次生命的萌芽。綠色的小點在日光的撫照和雨水的滋潤下，緩慢變成幼小的嫩葉。長出了枝莖，撐起更多葉子。一株株，一叢叢，像牽手秀出一片翠綠，等待五顏六色的花朵點綴，編織人間美景。

冬睡春歸的楓樹，光禿的枝幹似乎一下子也布滿密匝匝的綠葉，彷彿上天潑下綠色的漿汁，山林間驟然綠意盎然，生機勃勃。走在青山綠水間，綠的誘惑，綠的牽引，置身於綠的氛圍中，讓人感受到無限舒暢和快樂，似乎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心中不停湧動。

綠，是生活的要素。試想，如果沒有綠色的蔬菜，沒有綠色果樹長出的果實；沒有遍遍野草灌木樹林供動物棲身，我們能生活下去嗎？動物還能生存嗎？未經改造的沙漠，光禿禿一片黃沙，渺無人煙，是多麼駭人可怕的境地。

除了果腹，綠色作物還能美化家居，淨化空氣，降低環境污染對人類健康的威脅。近年頻密的大規模山火，濃煙瀰漫、嗆人肺鼻的景象，更令加拿大人意識到，要健康生活，清新空氣是重要因素之一。而

清新空氣，有賴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和增加綠色樹木的覆蓋。綠色生活的概念，已越來越延伸到民眾靈魂深處。

綠，是人類的未來。雖然，由於地緣關係，要真正達至全球綠色環保，仍有一段很長、很艱難的路要走，但至少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都在努力。製造和使用綠色清潔能源的呼聲不單是口號，而且已在實踐中。

相對而言，加拿大是環保做得較好的國家。多年前，多倫多和其他一些城市鄉鎮，已實行垃圾分類。廚餘、可循環再用塑料和紙質製品，以及必須運往堆填區的垃圾，分別裝入綠藍黑三種不同顏色的長方形有蓋桶。其中黑桶分大中小三種，任君選擇，按大小每年收費一次。

起初，也有人認為太麻煩，但隨著時間推移和環保意識提高，大家也慢慢習慣。我們住的街區，每逢星期三垃圾收集日，街道兩邊房屋前面擺放長長的顏色桶，在晨早陽光照耀下，頗是好看，蔚為一「景」。

當然，垃圾分類只是日常綠色生活一部分。研究發現，碳排放是造成極端天氣加劇的元兇。倘若現在仍不採取有效措施抑制碳排放，任其氣候暖化，在可見的將來，人類將遭遇難以承受的自然災害。冰山融化，海水升溫，一些島嶼和瀕海城市被淹沒；超級颶風，特大暴風雪無時無刻不在威脅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。到那時，人類將何以生存？綠色低碳，已是擺在世人面前刻不容緩的課題。

加拿大政府提出在二〇三五年禁止售賣以汽油柴油為動力的新車，改以電動車，並在二〇五〇年實現零碳排放，真正實現綠色轉型。屆時能否達標，只能拭目以待。

綠，將是未來世界最愉悅的色彩。

「炸音」



人與事
姚文冬

老許演唱時，我們總忍不住偷笑，因為他愛「倒字」，聽起來有點怪異。不過他的音質確實不錯，鼻音恰到好處，腦後音挺拔，唱京劇的花臉得天獨厚。倒字到底是京劇一忌，我想糾正他，卻被另一位票友阻止了，他說，根深蒂固的錯誤不好改，何苦惹他不高興呢？怎麼開心就讓他怎麼唱吧。

突然有一天，老許送給了我們一個驚喜，不是糾正了倒字，而是長了新本事——他學會了「炸音」。炸音，是花臉聲腔中一種難得的音質，最能表現這個行當的人物豪邁和粗獷的一面。原以為，他改掉一個簡單的毛病就已無能為力，更遑談新的進步？所以對這個驚喜有些意外。於是，雖然我們仍在譏笑他倒字，但同時更為他的炸音喝彩。

老許跟我說，他不是不想糾正倒字的舊習，但那麼唱了幾十年，都習慣了，改起來並不容易。後來，他聽說京劇大師也倒字，比如言菊朋就曾嘲笑馬連良倒字，「一倒一大片」，可這並不影響馬先生排新戲、編新腔。梅蘭芳一生演過上百齣戲，不少只演了幾次就束之高閣，但直到晚年，他還在編演新戲，比如那齣《穆桂英掛帥》，就成了久演不衰的經典。總是糾結於那些有瑕疵的老戲，改來改去，還不如用心去編演一部新戲。老許

說，他學會了炸音，是他耄耋之年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。

老許的這番感受，在另外的領域我也深有體會。前年，我寫了四篇小說，三篇順利發表，只有一篇四處碰壁。我不甘心，發誓要不斷修改，去年有七八個月時間都在與之糾纏。只是越改越亂。一位老作家聽說後，說與其這樣，還不如去寫新的。他說，別看他發表了那麼多小說，但他電腦裏還存着相當數量廢棄的底稿，有的已不具有修改價值，有的還不到修改時機，因此他果斷放棄，把時間和精力都用在去寫新的作品，所以他才總有佳作問世。此話醍醐灌頂。於是我不再糾結於那篇舊作，利用年底這段時間，寫出了一篇比之前任何一篇都好的小說。這篇小說，無疑是我寫作中出現的「炸音」。

人到中年，總會回顧前半生，發覺活得「亂七八糟」——說過的錯話，做過的錯事，傷害過的人，還有錯失的機遇、拚搏中的各種失手，覺得自己很失敗。就想，如果能回到二十歲，青蛙也不會再犯那麼多錯。然而覆水難收。與其患得患失，何不從現在起做出一些新成績呢？比如，失去的友情已難以修復，何不去重新結交一個新朋友，用一顆真誠的心去善待他人呢？這是人生的「炸音」。其實這個道理，大自然早就教過了我們——不要試圖去拯救冬天的攤枯草，因為在一個新的春天，會有一星新綠從腐爛的根部破土而出。這是自然的「炸音」。



▲復古的電車與街旁舊建築對映成趣。

快與慢



市井萬象

今年，香港電車運營一百二十周年。在生活節奏急速的香港，以「慢」見稱的電車毫不違和地融入在繁華的都會中，陪伴港人走過一世紀的流光歲月，見證歷史和文化的變遷，成為一道行走的風景線。搭乘電車，在新舊交替的城市中穿梭，體驗香港獨特的慢生活，別有一番滋味。香港電車因停站發出「叮叮叮」的提示音，被香港人昵稱為「叮叮車」。

香港中通社

天星小輪雜記



HK人與事
徐成

第一次搭乘天星小輪，大概是在十五年前跟着姐姐來香港旅遊時。彼時自由行為興未艾，記得嶼州戶口來港還需在深圳關口辦理團簽紙（目前浙江省亦只有杭州、寧波及台州三地可按個人遊形式來港）。彼時我對香港的地區分布毫無概念，來之前也沒做什麼攻略，總之有姐姐帶着遊玩，只要參與就可以了。只記得那次過海坐了船，搖搖晃晃的感覺和時不時飄來的柴油味依稀還留在腦海中。

幾年後我搬來香港居住，第一份工作中環，起薪並不高，因此住處選擇了距離和價格都較為合適的九龍太子站附近。既然住在地鐵上蓋，平時上下班坐地鐵過海就順理成章了。熟悉香港市區地理的人都知道雖然天星小輪可從中環到尖沙咀，但之後還要轉乘地鐵回太子，十分不便。因此剛來香港的頭一兩年我從未動過下班坐船回家的念頭。

不過很多遊客來港，都想體驗一下天星小輪，某種程度上這一極為日常的交通工具倒如港島的「叮叮車」一般有了濃重的打卡意味。

港島和九龍半島相隔一個維多利亞港，因此開埠不久就已經有往返港九的輪渡了。一八八〇年，印度巴斯移民米泰華拉（Dorabjee Naorojee Mithaiwala）創辦「九龍渡海小輪公司」，此乃「天星小輪公司」的前身。一八九八年，九龍倉集團收購了九龍小輪，當年五月一日起天星小輪正式登上歷史舞台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天星小輪已經有一百二十六年的歷史了。目前服役的船共有九艘柴油雙層船及一艘柴電混合雙層船組成，這些船隻除了世星號外，均建造於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五年之間；世星號為一九八九年建造，當年便開始服役，為船隊中最年輕的船隻。

有時候住在本地的人反而對此地風景名勝、歷史典故興趣不大，覺得生活於斯總有時間去遊覽體驗；同理，對於周圍街道變遷雖身有所感，卻懶得花時間去探究背後的故事。然而時間卻一天天流逝，遊客紛至沓來，他們探索的地方反而比住在本地的人還多。這類情況並不鮮見，我當年在北京住了七年，只去了一次故宮，而圓明園更是畢業離京前才去，而我的研究生院離圓明園其實十分近。搭乘天星小輪也有點這個意味。正如我前文所說，來港居住的頭一兩年，從未想過要去搭船過

海。第一次下班去坐天星小輪還是因為偶然的一件小事。

某日下班，我在電梯裏遇到了另一部門的一位女同事，她是內地派來港的。那天，她似乎心情有些低落，整個人懶洋洋的，流露出一絲內心處於糾結時才有的難過感。電梯抵達G層，門打開時，她突然問我：「今天下班後有安排嗎？」我搖了搖頭，說：「今天沒安排了」，她說：「不如一起去坐天星小輪過海吧，想吹吹海風。」我心想反正當天無事，而且她住的外派員工宿舍在太子，離我當時住處頗近，於是就和她慢慢一起走去了中環碼頭。她是北京人，對香港的氣候十分不適應，工作上倒無甚大壓力，只是生活上突然從北到南有點不適應，因此身體和心情狀況都一般。我和她雖然平時聊得不多，但共同朋友卻不少。走去碼頭的路上，她和我透露了最近的煩心事——原來是感情上的事。我向來不是一個感情專家，自己遇到人際的事都常手忙腳亂，因此唯有默默地聽着，也不知道該如何安撫對方心情。登上去尖沙咀的天星小輪後，海風拂面，夾雜着涼涼的水汽，讓暑熱之感慢慢消退。她說完那些煩心事後，我倆都沒怎麼說話，只是感受到船隻在搖晃前進，海那邊的建築物越來越近，短短幾分鐘的行程很快就結束了。下了船後，她說：「謝謝你陪我坐船，我心境好了不少。」我姑且認為這是她的客套話，心情好了許是海風的功効。我想，有時我們只需要做一個傾聽者，未必非得給出什麼睿智高明的建議，對方的心情也許就能改善，自己也算給了別人寶貴的情緒價值。

這件事已經過去八九年，朋友的心事也早已成了過往，故事裏的主人公都開啟了新的人生旅途。但我卻收穫了一樣遺產，那就是偶爾搭乘天星小輪會讓人心情愉快的秘密。於是在一些不順心的日子

裏，我就會走去中環碼頭搭船回家。在夕陽下，我隨着船隻搖搖晃晃，讓海風肆意吹亂頭髮也不擔心形象；水汽夾雜着淡淡的柴油味和海水味，雖不算好聞，卻有一股尋常香港生活的家常氣息，讓人獲得一絲安定感。

後來我換工作去了九龍，坐船的機會就少了，畢竟不需要每天都過海了。就算要過海，寫字樓在地鐵上蓋，一站即達中環，沒有什麼坐船的理由。疫情第二年，我搬到了柯士甸一帶居住，雖然仍無甚搭船機會，但出門十多分鐘就可以走到西九龍海邊，晚上去海邊走走或跑跑也有改善心情的功効——我想那是因為海風。

在中環的鋼筋水泥森林中我們時常忘記，香港其實是一個島嶼城市，四面的海被擋在了高樓大廈外，偶爾去海邊，再次與碧海青天相遇，人的心情自然會愉快。都市裏的人有時候被過度囚禁在社會性之中，但不要忘記作為動物的人類也有自然性的一面，在我看來，與天地自然接觸是調節身心狀態的不二法門。

兩年後換工作重回中環，辦公室離中環碼頭不遠，我又可以偶爾搭船回家了。尤其在沒有什麼安排的傍晚，未必選心情不好的日子，隨便一天都是搭天星小輪的好日子。下班後，我會慢悠悠地踏着夕陽走去碼頭，乘着海浪吹着海風回到尖沙咀，再花個二十分鐘走回家，正好完成了一天基本的有氧運動需求。周末時候，和W小姐在中環吃完飯，我們也會外帶咖啡走去中環碼頭坐船回家。天星小輪已成為了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，一百多年來它早已成為了香港日常生活的一種象徵。

最近去搭天星小輪時發現擁擠許多，讓人覺得香港在慢慢恢復生機。看到遊客回歸我還是感到高興，有人氣的香港才是印象裏充滿活力的香港，有人氣的天星小輪才是它原本的模樣。



◀中環碼頭。

作者供圖

與明月清風相伴



人生在線
李仙雲

薄暮時分，閒坐橋頭，細風搖葉，樹影婆娑，風兒滑過肌膚帶來絲絲愜爽。高懸夜空的明月，不時被縷縷青雲所繞，夜，闌靜而清寧，草叢間偶爾傳來蟋蟀的「清唱」，青蛙也不甘寂寞地「呱呱」伴奏着。蟲鳴醒耳，有明月清風相伴，一顆心被自然滌洗潤澤着，頓感澄澈而清朗。

這大半年裏，一直被病痛所擾，常把我從睡夢中拽醒。那夜痛楚難耐中忽見月色盈窗，凝望間心兒就被窗外那輪皎月融化了，它清冷的柔光撒下來，靜夜也朦朧間起了詩意。

風明月清朗了。面對浩瀚天穹蒼茫宇宙，心胸豁然開朗。那夜望月訴心，與風兒漫語，心也融入自然萬物中。歲月倉促，浮生若夢，相信時間這「神醫」，定會慢慢療癒一切。

一次漫遊拙政園，誤闖誤遊竟進了那座我心儀已久的「與誰同坐軒」。雖無胡床可倚，但憑欄遠眺，前有一池碧水，後有秀山所靠。那屋面、窗洞、石桌、軒門，連軒頂與牆上匾額，皆為扇狀，古樸素雅。無論隔窗而看，還是倚門所望，目之所及，如徐徐展開一卷古畫，處處皆景，禪味十足，靜坐亭中頓感圓融空靈。喧喧烈烈映得池水波光激灑，思緒也隨之翻飛。

若在月上梢頭之夜，閒坐亭中，點一支紅燭，品一杯香茗，團扇輕搖螢火忽閃，那四野裏的婆娑樹影，定也如蘇軾筆下的「峰千朵」般詩意朦朧吧。皓月當空，清風徐來，雲兒如絲拂於蒼穹，要與誰坐，明月清風足矣！正如蘇軾所云，江上清風，山間明

月，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，原本就是造物主對世人恩賜的寶藏。可被俗務所纏，功利羈絆之人，誰又有和光同塵，感悟自然佳境的超凡慧心，我們更多的時候，已鈍感到對美視而不覺。

這個多年未遇、歷時最久的苦夏高溫天，日日熱浪翻湧酷熱難熬。入夜，閒坐荷花池畔，月色如水朦朧輕柔，風兒拂柳搖荷，被陽光暴曬一天的竹葉，在清風裏「颯颯」地哼着小曲。明月如詩清風若歌，陣陣荷香在空氣裏漫遊，路燈映照下，紫薇在枝頭燃燒，這無懼酷暑的剛烈之花，開得紫氣盈盈又粉若丹霞。

遠處纏繞於枝桠間忽明忽暗的小彩燈，惹得一群孩童你追我趕在樹叢中奔跑，也瞬間將我送回童年。月光下，我們在大河邊嬉耍，夜空繁星點點，螢火蟲這黑夜的「小精靈」在稻田飛舞，驚得蛙聲如鼓。「風月平分破」，那獨屬於我們的清風明月夜，也因我們的嬉笑歡叫而樂無窮。